

京山縣志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承天府重建儀門碑記

郝敬邑人

國家張官置吏環千里而爲郡郡置大夫坐鎮專城則必豐其堂階門廡以示尊崇所以豫遠不敬也故儀門之設從來久遠乃郡一也而郡號與都視他郡爲畸尊蓋世宗肅皇帝邸賓湯沐豐芑之遺制比南北兩都會由安陸陟而爲郡錫名承天迄今七十餘祀郡之有儀門此其朔始云頃歲在旃蒙協洽余月之哉生魄祝融煽雪我郡儀門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告災延逮東楹三曹舍燬於火一時吏民震恐咸詣府請曰吾儕小人皆有廬舍以蔽燥濕關鍵以戒不虞而赫然二千石專制一方乃門廡廢燬不稱體貌無乃非廟堂重守意乎竊願加一力於郡當事者始具疏上部院兩台計所以更新咸報曰可時郡大夫常公自比部來鎮撫郢郡惻然深恤民勞不欲順子來意一切庀材度土程工鳩備悉捐廩贏贖緩庾粟卽瓦礫堊黝不徵於閭閻詳委經歷曹禮董厥事於是郢匠運斤陶人埴冶圻者操鋸槩徒丹廡羣工聽櫟响集不四月蓋構告成功於獻始之歲維時

郡丞孫君等樂觀厥成思所以闡揚郡大夫休美徵記於不佞垣吏郝子載其事不佞垣吏郝子乃颺言曰夫門有儀乎無亦禮儀之所出也門有成有毀而禮義無毀門成而不毀厥功顯禮義成而不毀厥功微總之蘄於闢不蘄於壅令上下同遵斯塗耳郡丞知郡大夫成功之速也亦知功所由成乎善成大功者始乎難其究必易方我郡大夫之釋文律而典郡守也昕夕總總視民若蹈湯火拊循而燠咻之布政之初怵其心以爲民其治郡抑何勞哉蓋郢爲獻皇遺弓重地冠冕輻輳祇謁供億繁鉅則將迎之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二

難衛士翊護陵廟庚癸悉仰給郡藏一愆期動脫巾呼往見告至圍府戶而束濕又爲民病則催科之難鈎盤七屬舊時吏良竄半竄者偁規緯績每千縷而焚之以蝕細氓膏脂曾不敢自直於邑庭其望郡門若隔九天則彰撤之難豪右閭左武斷出入燔人廬舍谿其田上不可問民愈病而贖者復粧誣欺罔不以實則要束之難胥僮巧爲射利攫金大都抗弊舞文廣納苞苴爲輪配資綜之則魚噍弛之則舟舂觸法又善修容而脫於網椎剝彌滋甚則刈麥之難大郢萃諸難若此將修何政而底諸易惟我郡大

夫毅然不畏厥難而以一易治之笈調停均節解燒理繩
與民休息舉宿蠹巨猾爲郢難者悉抵如法俄而化瑟更
新霆震雨潤惟所衝決是昔稱難者今稱易矣惟茲儀門
曹廡瞥然舊貫議更則營繕告勞是用中輟乃天啟厥會
而熒惑適助之所以開維新也其成功駿速則皇神克相
而揆本溯源實郡大夫所自爲功也蓋昔爲郢難而類於
門之蠹科之冗者郡大夫悉撤壅闕不諉所難而平易近
民民益親上故儀門之役卒享厥易而無爲大夫難也昔
鄭國火請燕玉以厭火僑大夫曰天道遠人道邇第修邇

東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三

者而遠者自彌火竟不爲鄭災至於列國之火或高大其
制以厭勝之遂爲嚆矢我郡大夫常公貞僚肅度廣視兼
聽飛仁揚義浸灌荆洽弊孔姦窟剔刷淨盡肺石戴盆幽
隱旁燭其於人道之邇者靡不修舉蓋一日而郢政改觀
焉庸詎儀門之飭也乎功成之日吏修職課民安典業欣
欣然踵其門交口頌曰郡大夫披心撤腑纖無翳障德威
駭惠悉此焉出有如此門郡大夫坐堂皇而推置時進吏
民造膝而諭之曰洞開此門有如我心不佞垣吏郝子從
旁而贊之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前事之師後事之鑑悉

此門焉攸賴美哉矣焉郡大夫之飭儀門垂令軌也不世之巍伐也其所遺謨遠矣後之吏吾郡者遊大夫之門心大夫之心勤大夫之政又何至不如大夫之所論不寧惟是即日郡大夫上計簿報治郢政成天子設異等旌卓犖將留公置耳目賴以闢門排闥撤煬灶遠廉之壅令上下流通絕無湮鬱亦如此門不佞垣吏且加額而慰藉焉郡丞君以郝子卮言告郡大夫郡大夫曰麗哉是記也不朽矣郝君命我乎遂令剗厠氏勒石樹門

萬曆二十五年秋九月吉旦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四

賜進士出身禮科給事中京山郝敬頓首拜撰

春秋後言

郝敬邑人

春秋終於魯哀公何也曰春秋爲五霸修也魯至哀公之季而五霸終矣春秋十二公歷年二百四十有二天行之數終窮於十二君取十二一周矣年取二百四十再周矣所以法天也其終於十四年春何也曰是時齊陳恒弑其君夫子年已七十有一沐浴請討三家不可而公不能令慮陳恒之事將及魯而傷周公之後不復振也故慷慨絕筆終焉其終於獲麟何也曰春秋感獲麟而始修也昔商紂之末麟趾兆而文王興今周衰而麟至文王沒矣文不

東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五

在茲乎王者不作二百餘年天下茫繁紛挐訖無寧日所見不祥之人與不祥之事自生民以來未有者二百年間備矣子弑父臣弑君弟謀兄妻逆夫夸猾夏滅人之家國毀人之宗社殺人之父兄僂人之子女人情之凶毒極矣天子降而事諸侯諸侯降而事大夫矣降而事家臣支豐於本尾大於腰四分五裂世道之顛極矣而又損廉耻壞大防裂衣裳而爲羽毛易人類而爲禽獸倡優下賤所羞爲之事學士縉紳甘心冒昧而不耻與人善則易室而泥與人不善則殺之而分其室君淫臣之妻於其家卿大夫要寮友

之妻於路縱夫人宣淫於境外率將士班處於公宮甚者如衛子頑之妻其母宋襄姬之通其孫齊諸兒之淫女弟楚熊比之奪子婦名教掃地秉彜彫喪三五流風餘澤蕩然無復纖絲之維繫矣嗟乎天道沍寒而陽和起長夜汗漫而朝旦曦豈其鴝鷓日叫於灌莽狐狸長嗥於通關而無嘉祥之來復乎或曰七國之禍不尤慘於春秋耶曰七國之禍是春秋之餘孽也有五霸則自有七王濫觴於春秋而後滔天於戰國故惡莫慘於人心而害莫爲於邪說邪說之害甚於泮水人心之惡毒於猛獸自春秋作而漢

唐以後仲尼之教行六經炳爲同風迄於今家誦戶說田夫紅女廝養下隸莫不知仁義之爲美而不敢輕以其身爲蠻髦狗彘學士大夫彈冠振衣立於天日清明之下貴以身居聖賢敦詩書說禮樂無復有輕檢押壞廉耻如春秋世者則誰之功哉人情貴耳賤目耳聞三五則藐爲不可及目覩清時則薄爲叔季顧自漢唐以來士林之清議與英君哲后之崇獎人懷矯節揚芬來許雖三五何加焉當其世治化行無遜詩書所稱比其亂也名義相扶猶不至如春秋之腐敗也嗟乎是誰之功哉三五帝王不能使

其後無春秋仲尼能使萬世之下不敢復爲春秋三五帝王不能以其道行於死後仲尼能使其道明於萬世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春秋成而禎祥至禎祥出而春秋終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非人之所能爲也後世乃有續獲麟而再作者愚以爲春秋不可再作矣蓋春秋非殘闕之書也寓其志則不必備其事裁其意則不必會其全志苟明矣義苟備矣十二公足矣今欲補少於定哀之後亦宜增多於隱桓之前畫蛇續貂爲贅而已矣春秋之義不言而信無毀譽而直今人爲一說家持一端可否同義尚未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七

通曉則徒然勦襲聖人之辭學步效輦爲訛而已矣仲尼謂文勝則史故春秋之辭尚體要立經不立傳舊史自在使人參考而是非可知今自爲綱目爲目吾說我志心口相證爲私而已矣聖人持世不過五百而周以前有文武周公在則文武周公爲主東周以後謂已竊取之云爾澤過五世遠不相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亦已多矣今欲盡取秦漢以來千餘年是非包舉獨任挾山超海爲誕而已矣春秋明王不作留意斯文良非得已漢唐宋之興也眞王輩出豐功茂烈無遜湯武今一切謂之明王比於五霸十二國

之閔數玉石俱焚爲溷而已矣春秋起隱公下迄獲麟十
二公世未甚遠而仲尼猶慮見聞失實斷自隱始而且闕
其疑今祇憑簡策闖然直決千餘年以前之專自謂得情
捉風捕影爲誣而已矣春秋雖寓是非而寬厚微婉直而
不拘正而有體後世妄起凡例褒貶黜陟恣口舌行胸臆
不顧君父之醜曖昧之疑深文巧詆譙讓叱訶無異如罵
爲諄而已矣六經名教之規矩也規矩一而方圓不可勝
用非盡方圓之器爲規矩也今欲盡舉千百世亂臣賊子
奸雄隱慝都爲一部若使春秋本殘緒當續孟軻雄辨願學

京山縣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補

八

孔子即宜輟七篇而爲此漢唐以來非乏鴻儒寥然中斷
者千五百年扼拏結舌待考亭氏出而後了此伯牙絃絕
子期再生爲巧而已矣夫抱聖人之道者不遇聖人之窮
遭聖人之窮者不求聖人之志有聖人之志者無聖人之
才有聖人之才者無聖人碩德重望卓然爲萬世師不敢
作春秋故楊雄太立擬易法言擬論語王通續六經朱仲
晦續春秋之數子者日月出而燭火燃爲僭而已矣

孟子班爵祿解

按古者封建故國多而君衆國多則敵君衆則爭爭則小者誦大者併是以唐虞萬國不得不變爲周之千八百國周不得不變爲春秋之十二春秋不得不變爲七七不得不併爲秦秦不得不變爲秦縣勢也世運所趨極則窮窮則通聖人不能違也儒者謂封建不復則治終不古夫三代以封建興春秋七國不以封建亡乎秦以郡縣亡漢唐不以郡縣興乎謂封建當復漢唐復之而七國反謂封建不當廢漢唐廢之而天下治謂封建爲公周之子孫世祿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九

世爵而士如孔孟不得占尺土豈盡公乎謂郡縣爲私懸天下伯牧守令以待天下士士明一經者皆得占一郡一邑豈得爲私乎大抵爲政在人有先王則郡縣亦治無先王則封建亦亂必曰不井田不封建不可爲治亦非識時勢達治體之論談井田封建莫如孟子法先王莫如孟子而孟子言井田曰此其大畧也言封建曰其詳不可得聞也其意可知故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知乎知譬則巧也惟知者能因不知而因非禮之禮也大人弗爲

易佛銓

郝敬邑人

易之爲書窮極天地古今道德精微之奧蔑以加矣朱元
晦局爲卜筮邵堯夫規爲占候陳希奇以下諸人摹爲養
生凡老氏之徒鍊神馭氣如叅同悟真等書莫不引八卦
爲火候托先天爲立化而大道淪爲方伎矣高明之士過
而不問乃至崇尚虛無逃儒歸佛其說較卜筮養生差爲
近理而要其所謂近理者抑亦易道之糟粕耳士大夫與
其學佛何如學易斷緣息想定慧止觀何如學良直下領
悟脫穎忘機何如學蒙事理不二即妄成真何如无咎六

京山縣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補

十

根圓通妙靜無染何如咸自他普利平等無爭何如同人
忍辱行持大慈無畏何如謙諸行無常四大本空何如渙
蠢動咸靈自性天真何如中孚智慧破無明煩惱成菩提
何如復法身無量徧虛空界何如乾六度萬行隨順無礙
何如坤因緣和合生滅去來普同法界不動周圓何如一
陰一陽之謂道不思善不思惡以爲本來面目何如洗心
退藏於密法本無法亦無無法心本無心亦無無心言語
道斷心行處滅何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無常迅速生死
事大體取無生了本無速何如原始返終通乎晝夜之道

而知華嚴以無盡境界爲一禪門無盡衆生無明形相而爲佛事承事無盡諸佛徧知無盡諸法而不壞心何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楞嚴七處徵心十八界十一圓通種種破滅攝妄歸真何如良其背不獲其身金剛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無所住而生其心何如不耕穫不菑畚則利有攸往一切有爲幻夢泡影作如是觀何如見乃謂之象諸佛世界無量億恒河沙數西方淨土天堂地獄六道輪迴荒唐悠渺窮奇極怪總之不離象而吾聖人之言象惟一畫天地鬼神之奧畢二氏所謂妙宗密義由易觀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十一

之皆談士所謂牙後慧惟吾聖人雅言淡簡而佛氏蠻語稊鞠千百言不了一意然皆吾中國學士竊聖人義理文字爲之緣飾故其真贋雜沓雅俗混淆有志性命者何如反而求諸易或曰聖人言性命佛老亦言性命有以異乎曰性命豈有二佛老言性命如五霸假三王竊聖道而偏用之者也佛欲空性命出世以爲大覺老欲修性命同天地而長久夫欲出世者視生無常空一切爲解脫一空之外盡屬鹵莽老氏孰空鹵莽與佛同而其所謂天地長久者貪生畏死其識愈卑大抵老知命不知性佛知性不知

命有性命之虛名無參贊之實用聖人作易觀變於陰陽而發揮於剛柔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範圍天地經綸帝王前民利用所以萬世由之而無弊也即使佛能見性老能復命將何所用其究惟自私自利而學者喜其簡徑樂其任放強以性命歸焉小儒無識遂盡推以予之不思義文作易佛老安在盜竊主人財主人不辦盜遂即真苟吾聖人之教明而彼自歸吾宇下矣或曰請問其所以異曰昔者堯命司徒設教勞來匡直輔翼自得又從而振德之道無速化教惡獵等聖如孔子必下學而上達十五志學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三

七十從心君子先難雖有智慧必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故升之大象曰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佛氏妄謂見性即成佛不立文字一念相應即屠兜淫女立躋聖地果若此也則教可廢狂愚斯須變聖人豈其然乎善教莫如孔子從遊者三千七十人曾參篤志始唯一貫顏淵竭才乃見卓爾其他寥然無聞今佛法彈指頓悟一起人真則是孔門終身為賢者僅七十人而佛門立譚證聖果者千二百五十人何其多且易也佛教入中國今千餘年矣竟未聞中國有一聖人者出是何教西夸易而教中國難也豈

不誕妄無稽之甚乎昔子路使子羔仕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不斥其非而惡其佞夫不斥其非者容有是理而惡其佞者終無是事也蓋良心不學而能不可謂無一念偶合而不深造終於無得佛謂見性云者卒然乍見行乞人同心然必擴充盡其才然後美大聖神可企今窺其一曲卽證其全體輒卽可授偈謂復一聖人出而後此幾希難保授記已定衣鉢已傳假托師承惑世誣民其害不可勝道矣蓋佛惟取明宗不求實踐故聖教立誠佛教證空聖學主忠信佛唯務解脫所以荒唐悠渺無當實用而

俗儒喜頓悟爲省便半語投機一念無著輒稱心地法門薄師匠而廢規矩鹵莽滅裂無復忌憚如是者豈非學問之一大蠹哉自古帝王因時立政興利出害惟日孜孜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經世之定模也佛教見性之外一切空諸所有以涉世爲苦海應務爲煩惱無家爲修行然則天生君子謂何方且自謂廣度衆生群迷利諸有情夫旣無人我衆生無階級名相無科條度數無禮樂刑政徒以口授度化不經卽可卽斥爲外道如是

則窮年說法所度幾人天下溺援之以手無法無政雖堯舜不治而乃爲之辭曰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夫我則無心而民各有心故聖人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雖至蹟而不可亂至動而不可惡也今佛氏常樂我淨以動蹟爲五蘊濁世不勝其厭惡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乎臯陶戒舜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設使無心無法則元首叢脞股肱墮壞萬事不理大亂之道矣蓋佛本夸狄無諸夏理義文字故能絕學無爲以拈花微笑彈指捧喝爲心印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故能髡首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古

行乞棄親離家絕種類斷恩愛以爲修行反天之道拂人之性情如此而可以爲學則世何不委心事佛而焉用面諛義文周孔以爲師如此而可以爲治則士大夫何不直取桑門而焉用附和二帝三王以爲政如此而可以出世稱天人導師妙湛總持希有世尊則庖犧神農諸聖人皆爲虛生開物成務前民利用皆爲多事卽釋迦老聃可奉以爲明主而告子莊生可舉以爲察相許行陳相可用以爲師友一念不生爲清淨法界六根不動爲極樂國土如是則禮樂刑政可勿用宗廟朝廷可勿設城郭宮室可無

營建泮水警余何必平治鳥獸逼人何必驅除洪荒不開
萬古如長夜孟子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王衍何晏之徒
所以誤天下蒼生而韓愈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正以
此也如是者豈非治教之一大蠹哉此兩端姑舉其大者
其他舛謬更難僕數有志者亦惟明經而已經術明而是
非邪正如視諸掌矣

廣易象

郝敬邑人

大道易象簡聖人設象以神其道道一言可盡而象千變無窮聖人神明默識象義立同在學者必因辭會象因象會義苟義合而象離非易之義也象合而義離非易之辭也夫子說卦但舉其例使人旁通非爲定局也今畧廣之有說卦所本無而彖爻隨宜取象者如乾未言龍而爻取象龍坤未言爲馬而爻取象馬以龍升天馬行地也震不言爲侯而屯與豫之震建侯以長子承乾象君也不言爲斗而豐之震見斗以震體仰虛象斗也巽不言爲魚而姤中孚之巽皆象魚以巽體

京山縣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補

六

互爲網罟有魚也不言爲鴻而漸上之巽象鴻以鴻序飛乘風也不言爲牀而巽云牀下以奇乘偶象牀也離不言爲鳥而旅上之離鳥焚巢以離田有鳥也兌不言爲虎而履之兌云虎尾革之兌云虎變以兌位西而虎西方之宿也不言爲郊需之兌云于郊小畜小過互兌云西郊以澤近郊方澤亦近在郊也坤不言爲宮人剝之坤云宮人龍以坤純陰象女也此類皆說卦所無而彖爻自取爲象者也亦有說卦所分類而爻辭通用者如震爲龍象東方蒼龍之宿而乾爻亦龍坤上六亦龍以乾坤生諸卦變化猶

龍不獨震也坤爲牛柔順之象而離中有坤亦象牛離之
豕畜牝牛既濟之離東鄰殺牛不獨坤也巽爲白而黃體
無巽亦云白以離互巽又爲戈兵金色白火明亦白中虛
亦白不獨巽也此類皆說卦分類而爻辭通用者也三畫
成卦八卦成象此常例然亦有合內外二體成一象者如
離外剛內柔爲龜而頤損益三卦無離全體上下皆剛似離
故頤云靈龜損益云十朋之龜合六爻成離象也坎剛中
爲棟而大過無坎然中四爻皆剛似坎象云橈棟合六爻
成坎象也離爲電震爲雷故噬嗑取象刑獄中孚無震離

京山縣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補

七

而大象亦云議獄與噬嗑相似以中孚全體似離互震也
小過全體似坎故大象恭哀儉與坎德行教事相似又以
繼中孚後全體似鳥遂象飛鳥也頤上艮下震全體遂取
象頤井上坎下巽全體取象井鼎上離下巽全體取象鼎
此類皆以六畫成象不掩三畫之例者也亦有二畫成象
者如牛本三畫坤離之象艮不言爲牛而遯之艮六二爲
黃牛以六二麗九三居中似離也豕本三畫坎卦之象巽
不言爲豕而姤下巽之初六云羸豕以初六承九二之下
似坎也魚本離象剝無離而上艮之六五魚貫以六五麗

上九居中似離也果蓏本艮象姤無艮而姤之九五包瓜以初六在九二下似艮也此類皆以奇偶二畫成象者也亦有獨用一畫成象者如田取諸離師無離而六五田有禽以上卦坤中一偶象離也震爲足夬無震而夬之初九壯於趾以乾之初奇象震也坎爲隱伏爲月夬無坎而夬之乾九二暮夜以乾中一奇象坎也坤六三爲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訟無坤而六三亦云或從王事无成以坎上一偶象坤也凡陽在下者皆動之象在中者皆陷之象在上者皆止之象凡陰在下者皆入之象在中者皆麗之象在

上者皆悅之象顧其位何如非定以一卦爲一象也故有一爻取數象如蒙九二既象子又象蒙師小過六二既象孫又象妣又象臣漸六二鴻漸磐象奠鴈又象哺鴈既濟六四繻象帛又象裳之類是也又有一卦象一物仍象兩物如剝卦象牀仍象上下兩牀井卦象井仍象上下兩井鼎卦象鼎仍象上下兩鼎之類是也又有不用八卦之象但就本爻剛柔稱名爲象如柔以剛爲夫剛以柔爲妻二以五爲君五以二爲臣之類又有雖用八卦之象不顯言其象如虎艮象也賁上體艮故有虎賁出使四方之象不

顯言虎也牛馬坤象山艮象謙體坤上艮下故初象言牧
六二爻言鳴九三爻言勞用牛馬登山爲象不顯言牛馬
也又有不用八卦之象但以卦體大段情形示象如履禮
周旋象不處也泰體上往下來象天地將復也噬嗑白下
合上象頤下動也漸體上進象循序也歸妹反下象速退
也困體下來入井之象也井體上出困通之象也此類皆
以卦體情形爲象者也又有以互體爲象如泰中互歸妹
六五爻辭云帝乙歸妹萃六三互巽象云往無咎上巽也
益自二以上互觀爻辭因象觀謙自二以上互師五上因

象征伐之類是也又有不主本卦而以爻所變卦爲象者
如田與見本離象也乾九二云在田利見是九二變離也
變則爲同人故在田利見大人故即同人之同人于野也
動直本乾象坤六二云直方大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言
動則偶畫變直爲師九二之承寵懷萬邦光大不孤之象
也比上六云无首盖上六變則成觀大觀在上顛若爲首
不變不成觀故无首也豫上六冥豫成有渝是震體變離
以明化冥也復上六无妄上九既濟九三未濟九四皆以
變卦爲象者也又有不待變而以本體所伏卦爲象者如

同人上九伏坤故象於野下離伏坎故象大川全體伏師
故三四五爻象師大過上兌伏艮少男乘巽長女故九五
象老婦得士夫下巽伏震長男乘兌少女故九二象老夫
得女妻臨初二云咸臨以初二本艮體臨下卦伏艮也漸
初六云小子厲有言以漸下艮爲少男伏兌爲口也兌九
五孚於剝以兌外體伏艮似剝也此類皆以所伏卦爲象
者也又有以卦名爲爻象如訟九四復即命小畜初九復
自道皆以一陽在乾下似復也履九五夬履以乾下應澤
象夬也否九四疇離趾以泰否二卦三四往來之際象離

也 臨初二咸臨以下卦伏艮二陰象咸也同人九四之
象曰困而反則以四變家人反成困也漸九三之象曰離
羣醜以坤體外互離也咸九三執其隨以三爲艮王止不
動不爲隨也此類皆以卦名爲象者也又有依序卦一正
一例往來相因爲象如比之原筮蠱之先後甲井之改邑
復之七日復臨之八月凶需訟咸恒之類皆是也又有依
八卦方位六爻交流周爲象如蹇解井震之類有用天干爲
象如蠱之甲巽之庚革之己日泰之帝乙有用日數爲象
如三歲十年九陵七日之類有用文字爲象如損云二簋

象艮以簋字中從艮也井六四井甃以井互兌爲秋甃字
從秋也賁與旅大象云獄以卦體艮爲狗獄字從犬也澤
水爲困以中互巽木取困字從木在口內也咸爲感取感
字無心也兌爲說取說字無言也井字四十而區分九序
卦四十九值草數合大衍取古文井中有點象五十虛一
也又有以字音假借爲象如同人九四象曰困而反則借
則作澤四變家人反巽爲兌之象也豫大象殷薦借殷作
音象震也大壯九四藩決不羸借羸作雷亦象震也歸妹
六五君之袂不如娣之袂借袂作妹少女亦兌象也豐九
三目中見沬沬雨泡也借作歸妹之妹因上卦歸妹以爲
本卦互兌澤之象也頤六二拂經之經言歷也借作經常
以爲六二越五赴上反常之象也漸六二飲食衎衎借作
坎坎六二互爲坎也睽上九之鬼借作睽疑象也中孚九
二好爵借作鳥雀象鳥孚子也噬嗑借作市合大過借作
過涉枯楊喪羊皆借作陽大小畜之畜借作束履借作禮
无妄借作無望坤六二直方同人困九五中直皆借奇偶
畫之直作正直賁六二之賁其須歸妹之六三歸妹以須
皆借髭鬚作須求之須他如借豕作斷借爻作效此類皆

以字音相通假借爲象者也凡爻辭皆象也凡象皆辭也
有卽辭是象者如卦有大小則辭有險易吉人辭寡躁人
辭多之類又有無辭之象如咸感無心九四當心位而爻
辭獨不言心以象感之無心也升之九五君位非人臣所
得升故爻辭無君象但云升階者虛天位以待大人也此
以無辭爲象者也夫無辭亦象而象可勝窮乎推而廣之
易象之不可知者尙多也大抵卦六十四皆象而象猶不
盡於卦爻三百八十四皆象而象猶不盡於爻天地山澤
風雷水火龍馬牛羊鷄狗之類象也雖爻辭君子小人吉

凶休咎之類亦象也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非爻象乎
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非卦象乎故夫易莫非象也離象
言易與泥象求象皆非也故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易
其可知也故易者變也象者像其變也莫變於易莫變於
象惟神不測惟神無象聖人作易以象神設卦以象易畫
奇偶以象陰陽陳六位以象三才乾坤六子相錯以象造
化人事屈伸往來故凡古今天地一象也帝王一象也萬
事萬物一象也學者觀象斯得意矣而王弼氏曰得意在
忘象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當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

然此乃既有象後之言耳非未有象先之言也蓋象由畫始羲聖始作易不言易而但示人以畫一卦立即參兩具八卦成萬事應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乾坤象天地六子象雷風山澤水火有象而無辭有畫而無意所謂八卦以象告也及文王周公受之然後繫辭明象廣象明意是故彖者言乎其象也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之道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此之謂也白庖犧氏以下列聖開物成務立成器以利天下皆取諸象故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器形而下道形而上通乎道器之

間者惟象故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謂之象故易惟象而已矣若夫道一也易與詩書春秋非殊求其意詩書春秋足矣惟易以象告故言健則必言馬在他經健可不必馬而易不言馬則焉知一畫之象馬言順則必言牛在他經順可不必牛而易不言牛則焉知一畫之象牛如是則爻畫不與萬物通而八卦爲虛設矣豈聖人見賾擬諸形容之本意哉學者誠欲忘象併忘易乃可若言易廢象意雖是終於鹵莽而不成理蓋易之有象猶方圓之有規矩意不準諸象必且私心馳辯於意

之外王弼懲漢魏諸家之附會矯枉過直毀繩墨而尙清
言習氣使然不可爲訓也依爻設象依數明理故說卦於
象諄諄焉若祇拘爻位言理於象辭不合是聖人之辭諱
張無根而理無所維繫活套轉移如君子小人君臣治亂
一二卦可了矣瓊瓊六十四不已複乎故凡爻與象各有
合也但辭旨精融粗淺難窺如視爲糟粕一切叛棄如告
子不得於言自詭忘象非欺則罔矣故以理數論之爻有
定位數也象有變化理也必理與數合乃見數之不可逃
矣天也象人也必人與天合乃信天之不可違若以爻爲理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三

數象爲事物必事物與理數合然後吉凶善惡各盡其情
故凡象與爻無弗合也見爻不見象如王弼之說索理而
遺事物也見象不見爻如子木諸家之說徇事物而忘理
也故拂義而強象者失之苦執義而廢象者失之疎苦者
穿鑿失真疎者支離不屬均非也至於博士家舍君子小
人君臣治亂茫然不知易猶說春秋舍尊周攘夸茫然不
知春秋嗟夫經術之弊久矣莊生所謂千載下知其解者
旦暮遇之矣

駁邵氏卦圖

邵雍氏援易大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傅會爲圖謂伏羲畫卦始畫一奇一偶當一陰一陽居初爲兩儀兩儀上各加一奇一偶當陰陽老少居二爲四象四象上又各加一奇一偶居三爲八卦八卦又各加一奇一偶爲十六又加爲三十二又加爲六十四以成六位謂如艸木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朱元晦極尊信謂爲羲聖原本先天之易愚謂此後世緯稗之小說耳夫子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云者言易道之大原也非言畫也謂易

東山縣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補

三五

本太虛法天地象四時而生八卦非以兩爲一畫四爲二畫八爲三畫也如以爲畫兩儀四象可畫太極獨不可畫乎既云如根有幹幹有枝畫兩儀不畫太極是有幹無根也然畫太極則多一畫而八卦居四所以未能自遂其說耳圖以二畫當四象謂老陽少陰老陰少陽爲四也夫陰陽稱老少非古也傳言象未言老少後世筮家準河圖六七八九消長之數因後篇父母男女而撰此名耳今以六七八九當四象猶可以四象歸之二畫則謬矣何者老少由升降而生非可比肩同位也初畫既生陰陽則初卽是

少至二畫皆老矣今以方生之二少與久生之二老同位於易不倫且云兩生四又似生者爲老而所生爲少稱各不雜越乎按圖乾坤居邊六爻皆老無少今獨以二稱老則乾坤居三四五六又將何以稱乎其餘卦爻變動不齊莫不各有老少今獨以老居二以少居初豈初二有老少餘爻皆無有乎卦雖六十四其實八而已天地水火風雷山澤八相摩而成六十四無六十四全體也周禮太卜經卦八別卦六十四由經卦而別爲八八耳故夫子第云四象生八卦非有未盡之數如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以待後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三

人之添補也下卦三畫層累而上猶有漸次至上卦三畫惟舉已成者錯之今謂八分爲十六又分爲三十二又分爲六十四則贅累無稽之甚矣又謂六十四上可再分爲六十四以至於無窮夫易所謂無窮者惟其不盈也故卦畫成於三爻位止於六陽過五則悔陰至六則戰若使六十四上可更加則是乾不亢而坤不凝有盈無虛豈造化之理哉或云生者如筮法十八變而成卦云爾夫筮以求卦非始作卦也後人求卦逐爻漸生聖人作卦得一而萬畢何待筮筮法四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十八變皆用之凡

爻皆從四象生今定以四象屬二畫謂獨生三畫之八卦豈通論乎夫卦者象也聖人象其物宜擬其形容必具體成器而後可爲法象今據橫圖一奇居右上載三十二畫一奇居左亦上載三十二畫長短狐邪首尾牽強下不成兩中不成八上不成六十四名爲自然其實牽強如乾本純奇初畫與兌離震四卦共二畫與兌共三畫始自完一奇四畫與大有大壯共五畫與夬共至上始自完一奇亦陽儀三十二分之一耳六爻之內陰陽混雜中邊攙越卽一乾而他卦可推矣豈成法象朱子顧亟稱爲不暇安排

自然流出夫陽左陰右乃爲自然今圖右陽而左陰以遷就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附合圓圖往順來逆之說若左陽右陰一切不合矣夫說卦所爲往順者豈自震至乾所爲來逆者豈自巽至坤之謂歟穿鑿強解何爲自然又嘗以六十四卦各義推之乾畫一奇遞而爲八與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同體坤畫一偶亦分而爲八與否萃晉豫觀比剝同體不知何所取若無取便是強作於是爲之解曰伏羲止作三畫耳文王始重之伏羲有畫無文字文王始名之夫旣謂如根有幹幹有

枝又謂伏羲止作三畫則是有幹無枝文王重之是又有
枝無幹皆自背其說矣況夏后氏以艮爲連山商以坤爲
歸藏六畫成卦自夏商已然矣何得謂重自文王始乎若
使伏羲時原無文字祇傳空畫文王雖聖焉知三奇本乾
三偶本坤一奇二偶本震坎艮二奇一偶本巽離兌乎夫
既謂之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大衍揲策十有八變而成卦
則是六爻皆備矣著既作於羲聖豈得謂重卦又不始於
羲聖乎若羲聖止作三畫是未卒之業夫子焉得云庖犧
之王天下始作八卦乎其引神農至黃帝堯舜所取諸卦

又皆六畫之象乎故夫三畫者羲聖畫之也六畫者羲聖
重之也乾坤屯蒙等名羲聖名之也文王因之而演彖周
公因之而繫爻孔子因之而作傳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字
卽羲聖之文字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卽羲聖之易今欲避
卦名不合圖序之難詭稱伏羲無文字襲先天後天語分
羲爲先天分文爲後天夫天豈有二其立名既舛又謂三
聖不同易其畔道愈甚矣先天後天本夫子文言謂聖人
先後天而不違今分而爲二則是羲聖之於天但能先而
不能後文王之於天但能後而不能先其刺謬愈甚矣據

其說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也帝出乎震一章後天圖也非聖人有明訓何據而知其本爲圖既謂羲聖止作三畫文王重之然則所謂後天者宜別有六十四說卦乃可不當即伏羲之八卦以爲文王之八卦也其所圖先天宜獨用三畫八卦乃可不當仍文王之六十四卦以規爲伏羲之先天也是自亂其說矣跡其圖無補於易祇以開雜家附會之端元晦何所據而信其爲羲聖之本原乎羲聖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原無圖說今以先天圖爲對待之體後天圖爲流行之用夫對待流行有兩名非兩時兩事也

況又可分而爲兩易乎有體即有用不用則體爲頑質有對待即有流行不流行則對待爲偏枯此際豈容分先後故夫子第云天地定位耳未嘗言乾居南坤居北也第云山澤通氣耳未嘗言山居西北澤居東南也第云風雷相薄未嘗言雷居東北風居西南也第云水火不相射未嘗言離居東坎居西也其所謂通與薄射者二氣相感非謂位相對然後相通薄不相射也云乾西北之卦者以天位乎上天體西北高也坤不言位者四方莫非位也火金之閉土氣盈故坤居之今圖移乾居北移坤居南是天地平

立上下無等也既以乾坤居南北自不得不移離居東移坎居西然北方寒涼南方炎熱風氣可憑也向南明爽向北幽暗光影可徵也故經曰離者明也南方之卦坎者水也北方之卦今移離居東坎居西何所據乎經云艮東北之卦也兌正秋也今移艮居西北兌居東南以西北多山東南多水乎然經謂山澤通者氣耳非相對爲通也如雷風相薄以震巽氣接耳未有遠相對而能相薄者也蓋既以兌居東南自不得不移巽居西南移震居東北也然經言震東方也巽東南也萬物出乎震齊乎巽甚明今云風

京山縣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補

三

起西南又何所據乎謂雷起東北以東北爲寅方乎寅正月也正月豈雷發聲之時乎其說既無一可通而又撰此據爲橫圖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序復取橫圖規而圓之然始乾終坤純奇純偶相牴牾無可奈何乃從震四斷顛倒反湊自知無稽援引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附會云一陽起自震歷離兌至乾六陽爲順往一陰起自巽歷坎艮至坤六陰爲逆來尤崎嶇可笑經第云雷風相薄未嘗言卦從雷起也是猶曰帝出乎震耳至以震歷離兌乾爲順以巽歷坎艮坤爲逆經有明訓乎畫

卦則始乾終坤畫圖則逆坤順乾豈非杜撰乎果若巽至坤四卦爲知來震至乾四卦爲數往則是八卦數往者不能知來知來者不能數往易不謂之逆數其謂一順一逆之數乎而朱子曲爲之解曰易之生卦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皆逆數也若是則夫子所云易逆數之逆以橫圖生序言知來逆之逆又以圓圖巽至坤而言其杜撰愈甚矣總之羲聖成卦奇偶往來之法詳於說卦三索以乾坤初中終爲序逐章次第歷歷可按其八卦方位定於帝出乎震一章專明八卦相錯六爻自下而上序卦自上而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三

下往來順逆之象而已此外別無異說邵氏之學出自陳搏搏本華山羽流學主養生借八卦五行升降配四時節候調息馭氣而於聖人開物成務士君子進德修業原不相謀四時自行也五氣自運也天自清地自寧無可煩聖人作易也聖人之作易其故可知也範圍天地而非憂天地也同運四時而非爲四時也出入鬼神而非爲鬼神也道合陰陽而非爲陰陽也然則聖人作易之故可知也今祇以供養生占測卜筮之用跡其圖與四時五行消息配合亦無足奇蓋卦畫奇偶均停隨意縱橫方圓無所不合

如參同悟真堪輿星卜等書天地日月水火心腎龍虎九宮方位等圖假托附會不可勝計大都與邵氏相彷彿小道可觀致遠恐泥烏足以綱紀大易而謬謂爲羲聖之本義哉檢其圖說不盡相合謂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極於午陰生於午極於子以爲自然若非斷震巽倒湊則一切不合論其序震既居四論其數又自震起誰與適從如以震爲一陽冬至十一月當復則六十四卦分直周歲每月皆五卦有奇乃均今自冬至復一陽起歷震過離至臨十七卦始遇二陽爲十二月及春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三

分又當臨豈十二月遂春分乎自臨至泰九卦遇三陽爲正月及立夏又當泰豈正月遂立夏乎自泰至大壯五卦遇四陽爲二月及芒種又當大壯豈二月遂芒種乎自大壯至夬三卦輒遇五陽爲三月而芒種仍在夬自夬至乾僅一卦輒遇純陽而已四月夏至矣自乾至姤亦僅一卦即一陰生爲五月而夏至仍在姤自姤歷巽過坎至遯凡十七卦始遇二陰爲六月而秋分當遯豈六月即秋分乎自遯至否九卦遇三陰爲七月而立冬當否豈七月已立冬乎自否至觀五卦遇四陰爲八月而大雪當觀豈八月

已大雪乎自觀至剝僅三卦遇五陰爲九月而大雪仍在
剝自剝至坤僅一卦即純陰爲十月而已冬至矣夫陰陽
之初生也來何其緩卦何太速及陰陽之將極也去何其
亟卦何太數諸節與月令皆相齟齬何得爲自然又以各
卦名義推之頤屯益何取而當小寒噬嗑隨何取而當大
寒无妄明夸何取於立春既濟家人何取於雨水豐離草
何取於驚蟄同人臨何取於春分由此推之二十四氣與
各卦名義又何支離也凡經傳八卦次第未有以坤終者
蓋乾坤本父母一陰一陽理無離析而首乾終坤自邵氏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三

卦圖始若謂爻有消息但次第九章三索始乾至震四變
而成坤由坤至巽四變而復乾往來循環乃爲自然故後
章言象皆以陰陽三畫成卦初中終爲序甚明也今牽順
逆之說附合圓圖另以坤終於理甚乖至於方圓尤爲伎
倆云天地定位否泰及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
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
相盪爲六十四其法從四角遙對交股至中央西北角乾
東南角坤爲定位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爲及類兌次乾
艮次坤爲通氣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爲見義離次兌坎

次艮對次損之既濟次咸之未濟震次離巽次坎對次既濟之益次未濟之恒共爲十六事如人以三十二棋子排八陣圖爲戲而已何補於經何適於用又以方圖寫九圓圖之內稱爲天圓地方天包地外尤淺陋可哂以天地定位一章爲圓圖雷以動之一章爲方圖果爾經當云乾以君之兌以悅之日以暄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艮以止之坤以藏之其序乃合即合亦何據而知其爲本圖也皆安排造作無當於理而朱仲晦極相推服以爲易開卷第一義余殊不解所謂

重建水府廟碑記

知縣陳善長沙人

城出南門水自西來衝坳城垣司土者虞之築礎建廟廟曰水府水居五行之一其

神在所宜祀者前進士尙公登岸纂修京邑誌所載萃景門外水府廟此其是也今歲春余恭承簡命蒞任茲土訪其遺制跡趾僅存聞自貢生余漪倡修後傾頽者卅載於茲矣適紳士汪文璵聶善修等呈請重修余曰善哉此舉京邑福也爰裁薄俸與都人士鳩工庀材仍舊趾而新之蚤暮從事大家歡舞纔經月餘廟容以崇城趾以固方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三五

之漢水芍陂裴均告蕝錢塘葑草蘇軾請芟不是過耳於時帶環洩水岸對鳧山日色煙光輝映於檻外蟬鳴鳥嘯調叶乎樹間而且雉堞屹立絃歌播聞俾宰斯邑者理明治幽之餘藉此近瞻遠矚以節其勞佚豈徒爲士農工賈遊憩之所哉第思興替何常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成工後事不無有待於來賢是爲記時嘉慶甲子

嵩門寺記

孫鳴治

嵩門寺去縣西百里肇自李唐貞觀間迄我朝不翅千餘年元末遘兵僧徒闌其無人椽椽毀而莫構僅存遺址耳正統九年有吳友信輩爲之薙草開林崇基立址置經行之室立禪誦之堂而寺廈用興爲吾郢南屏蔽東去百步許有流泉焉泮泮澎湃自崖壑而下曰鳳凰山枕其左繚曲山護其右岍巒變怪洵足爲靈神棲止卽一時觸目賞心雅稱奇觀云馴至今日歲月既遠風雨爲祟中遭蟻食頽腐過半其左右居者數欲新其舊第以事最宏奢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三

非一人所能獨任又無乞鉢王城若維摩者爲之羽翼幸丙戌歲里人美菴從海南歸睹茲荒蕪心竊念之特疏爲一方檀那勸募鼎剏無論市陬遠邇靡不響應捐貲出帛者輻輳而至是年卽辦木於河採石於山佛殿遂成禪房以就又得高巒劉添鏡施田千畝備寺僧青精胡麻之資興廢振頽實高僧募化之功諸家佐助之力焉一日僧欲勒石以傳屬余一言記之余儒者奈何言釋顧自涓流上派澆風下黷愛流成海惜塵爲嶽夫孰有行檀而倡慈儼明而導化者况乃祥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何

危則茲寺之設所爲廣張其教而勸善怵惡詎淺尠者余
因其懇嘉其事可垂不朽也卒書焉
萬曆貳拾陸年戊戌孟夏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七

重修慧通禪院碑記

宋鄉貢
進士 饒光輔

稽自古以來名垂不朽者則非苟一時之美而得後世之風也必先廓仁義之派彰道德之源濟億兆黎民闡無窮教化使居內者有去惡之念處外者知慕善之誠舉其類則殊途資於人則一揆同有厥德其可謂聖賢乎然立功於前者非自執持於後代蓋則代生其□□傳而□□之非其人則無能爲也是故一如來入涅槃之時以正法付摩訶迦葉其下則鳥鳴三師子比丘至佛馱先那以至覺至可至璨至信至忍至能謂之六祖吾以六祖之後繼踵於道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者非先師和尚其□□可論哉和尚諱歸柔本魏府觀□□縣再清鄉人也俗姓靳氏於有唐天祐十三載投本府興福院光儼下出家落髮越明年受戒性深覺悟不雜羣處遂負甌鉢叅遊大知不逾歲間獲悟於韶州雲門山真師之座也自是放曠□□優游道源迭二十餘年扣寂尋冥廣順元祀屆於郢城城之東南有巖曰仙女□□奇秀掘荆楚之異□□和尚乃隱於斯息茂塵慮食黃菁以蒙養絕顆粒以攄閑龍虎旣降魑魅潛遁枕怪石沐寒溪□□十□秋不交世俗乾德五年隣巖雙流村胡可傳等備辭於公

始請住是山慧通禪院也□之□院□□別記此不復說
□□□□□□大啟徽猷智刃開而日月爭光行業生
而烟霞弁彩歸□者如□墓□者如□生靈既濟於遐邇
惠愛益超於今古中下之士孰不瞻依今皇上嗣位□載
雍熙元號十二月初六日夜則和尚遷化之辰也俗壽八
十六僧臘六十七當月二十日殯於塔廟泊雍熙□年九
月十四日將建塔亭預十三夜降夢於上芝弟子紹因曰
爲吾開其塔無宜久蔽□□□土因公既覺□和尚有歸
□之望凌晨以夢中事白於檀那約十八日會衆於塔前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二

開而視之方□真身有不壞之異□是香湯百和沐浴□
□□容飾就儼若禪定嚴粧座宇香燈晨夕噫何須兜率
天上方明天道直恐□□會中卽是真身不壞又衆得祈
求有感齋供霧集稼穡枯焦之際使法雨潤之於高下者
哉其如陰隲充空隨□應召三□□顯於風雨十善彌彰
於六合令德斯□又不可勝紀者也是□生陳□佛事普
濟羣心俾中下之流明而不息其利國之情也如此死有
神化克洽天功使旱潦之兆散而不作其惠民之義也如
此利之與惠旣崇且厚自釋氏已來同於是者其亦鮮也

太歲丙申因至斯邦以□梅仙蘭陵君延□於京山之□
承見住山門□□因公上人請致其文光輔不以學寡內
典聊屬詞以其□□將冀先師和尚□□於不墜矣碑成
而□□銘云生有其惠死亦垂利惠布生靈利□□教
先濟時功後□祈真身不隳盛德如之峩峩趙山巍巍法
宇困吾師名□□□歲月雖邁芳猷永賴刊銘於碑庶
光其大

大宋至道二年□月□日建

京山縣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補

三